〈頭獎〉

派克已經十幾個小時沒有睡覺了，最一開始他只是因為住院無聊隨便從手機遊戲排行榜上下載了這個免費的遊戲『登峰足球經營』。遊戲中試著模擬真實的球隊經營者，同時不止於此，遊戲有分成體驗戰鬥區；你可以與不同玩家在球隊對戰環節，深入參與控制每個球員，遊戲中每個球員經由跑步速度、控球能力等等數值差距造成控制困難度不同，透過雙方玩家控制底下每個球員選手進行一場比賽，爭奪勝負。

也有體驗經營戰鬥區，在這個區域玩家不需要手動操控每個球員比賽過程，遊戲 AI 會自動執行戰鬥，並將結果回報，玩家需要做的是藉由團隊資訊分析判斷對手會使用的陣容、球員，擺出克制對方屬性的球員與克制對方的陣容。當然，遊戲本身勢必有資本主義獲利導向影響，在遊戲課金環節，你可以透過課金抽獎獲得傳奇性球員或史詩級球員，例如：史詩級球員角色，巴西球王「比利」。但同樣是史詩級球王比利球員角色卡也會有年份的差異，1970 年墨西哥世界盃的比利球員卡在戰術執行策略分數、大局觀與球技盤帶分數高過 1958 年瑞典世界盃的比利球員卡，可 1970 年的比利體力卻更高，而兩者的整體評分都比 1962 年智利世界盃比利分數更高，畢竟那年世界盃，比利在小組賽的第二場對戰捷克斯洛伐克（現在兩個國家的前身）因遠射弄傷大腿。同樣是球王比利，假使你花錢課金抽到的是 1959 年，在巴西桑托斯俱樂部（Santos FC）時期的比利那可就是史詩級卡片中最頂尖的存在，聽說放到寶物交易平台可以賣到百萬以上的價格，但從來沒有看到有人出售。而如果運氣不好是抽到 1966 年英格蘭世界盃時的比利，那甚至是連史詩級的資格都沒有，僅剩下傳說級別的能力與分數，畢竟那年比利飽受對手犯規影響，早早就因為受傷缺席比賽，而那年巴西隊，也在小組賽就遭到淘汰出局。每一種遊戲模式都各自有遊戲愛好者支持，這也正是這遊戲的魅力所在，更別說還有競技牌位排名，不是花越多錢就一定勝利，組合的搭配，每次對上對手選擇出戰的隊伍都會導致對戰結果的差異。

派克深深的著迷於這個遊戲，甚至都快忘記左膝前十字韌帶斷裂開刀後麻醉退去的疼痛。開玩笑，怎麼可能忘記，麻醉退去後，整個膝蓋感覺非常的腫脹，像是往已經打飽滿氣的氣球不斷持續灌氣，可這個氣球卻不會爆炸，而且派克的左腳懸吊固定在半空中，讓他幾乎無法移動，就算遊戲大幅的轉移他的注意力，但他可完全沒辦法忘記或是忽略這個痛處。派克曾經入選過Ｕ20 五人制足球的國家隊，並在大四那年跟球隊拿下大專盃的冠軍，現在是台灣男子乙級足球聯賽，『灣家』足球俱樂部，背號 17 號，主要擅長以右翼邊路進攻的前

鋒。當時是在例行賽對上『太陽台北競技隊』，開賽上半場 24 分鐘，對方進攻環節，對方一個假動作晃倒派克，派克身體跟雙腳向肢體不協調似的移往不同方向，只聽到「喀」的一聲，派克本還想追上對手阻攔那波攻擊，但緊接著他就意識到大事不妙，他痛到滾倒在地，直到對方那波攻擊被截停，裁判哨聲吹起。示意醫護人員進場，派克被換下場，後來經過醫師診斷需要開刀治療，加上開刀後復健期間，看起來是整個賽季都報銷囉。

派克家在新北中和距離樂華夜市不遠的傳統市場街道，一樓是彩券行店面，二、三樓則是派克一家的居住空間，早年因為派克父親具有身心障礙資格，也僥倖抽中販售彩券的資格，才得以開立彩券行維生。這幾年，在派克父親逝世後，慶幸派克因為具有足球運動選手身份，得以延續彩券行的彩券販售資格。

無法練習也沒有比賽的日子，派克代替母親顧店，讓母親能有跟朋友出去走走與休息的時間。店裡沒有客人時，派克就專注在手機遊戲上，他加入遊戲裡的公會俱樂部，在眾多外國玩家當中，他注意到其中一個名為 ZIHEWU0330 的玩家，對方跟他一樣，更喜歡體驗戰鬥的模式，他們切磋過好多次，對方的策略打法跟他相似，讓派克有一種感覺，對方應該在現實世界也是有接觸過足球，並不單純只是手機足球遊戲玩家。最一開始是派克組合一整隊 2005 年西班牙甲級聯賽巴賽隆納隊伍，包含「足球精靈」小羅納度、背號 30 號時期的梅西，對手則拿出中場位子五號席丹、2005 年有輕傷的貝克漢、前鋒以三叉頭 7 號勞爾、9 號 C 羅、10 號羅比尼奧應戰，組合出一整隊同為西班牙甲級聯賽皇家馬德里的隊伍。

這讓派克來了興趣，對方選擇當時有傷狀態且不是踢自己擅長位子的貝克漢，且加上這整隊球員，明顯是要複製在那年六月讓小羅納度一舉封神，獲得『伯納烏掌聲』的皇家馬德里與巴賽隆納決戰。儘管當時那場比賽巴賽隆納以 3:0 獲勝，但對方依舊做出這個陣容選擇，顯示對自己帶有一定程度的自信。遊戲過程經歷一番苦戰，直到第 89 分鐘，才由對方操控的 C 羅射進一球，終場以 1:0 獲勝。派克接連開啟下一場遊戲，這場他選擇相對較冷門的阿根廷聯賽，並選擇博卡青年隊伍組合，果不其然對方則選擇同為阿根廷聯賽的河床隊。派克知道對方是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所以故意選擇派克隊伍對應充滿歷史火花恩怨情仇的德比組合。

「華人？台灣人？」在結束遊戲後，派克發出訊息，他從對方的遊戲名稱猜測，也許對方也是華人。

「我的中文不好，如果有錯請多多見怪。」對方回應了看起來有點奇怪的中文。

他說他中文名字叫吳子河，是個混血兒，遊戲名稱是祖父幫他取的中文名字再

轉換成英文，因為他覺得有趣，就拿來遊戲當中使用。後來果然也證實了派克的猜想，對方確實也是個足球員，曾經是比利時 U19 代表隊的隊長，目前是比利時男子甲級聯賽，球隊布魯日的後衛。他說自己也許會在幾個月後，賽季結束時去台灣一段時間，去探望堅持住在台灣養老的祖父。派克與對方閒聊一番，並客套寒暄如果對方來台灣，記得要通知他，有機會他會帶對方去吃好吃的台灣在地料理，之後因為有客人下單購買彩券，派克與對方結束閒聊，下線離開遊戲。

是一個看起來大概六、七十歲的精瘦常客。派克都叫對方陳大哥，他知道大哥在附近有幾個店面在收租，常常在下午時間來店裡坐到晚上吃飯前離開，帶著一個老花眼鏡，自己準備有一支鉛筆，大哥說這是北港著名的財神廟武德宮的來財鉛筆，每一注二十五塊或五十塊不等，大哥只玩賓果賓果，一個每五分鐘開獎，共有 80 個號碼，可供猜大、猜小、與星數排列中獎號碼的遊戲。在派克看來，大哥並不缺錢，他每天來店裡，感覺一方面原因是因為生活無聊。另一方面，感覺是為了跟派克媽媽閒聊搭話聊天。派克沒有跟媽媽聊過這方面的話題，早在派克父親還在世的時候，派克從他們的政治傾向與晚上吃飯看電視時對於時事新聞的評價，已經有了答案。再者即使在已經如此開放的台灣，派克身處的環境與圈子仍屬相對保守與封閉，足球，尤其是在台灣向來極度強調『陽剛』。

派克是在高中時逐漸發現這件事情的，但他並沒有表現出來，他只將他深藏在自己心中，畢竟足球是一個團體活動，他知道如果被人知道，不論是比賽或是練習又或者是大家共同盥洗，勢必會有一些聲音與一些隊友之間的隔閡。他大一時就曾經看過當時大學足球校隊的學長，對著體型瘦弱的學弟拳打腳踢，關在置物櫃裡，嘲笑那個學弟是不是 gay，應該要去踢女子足球，後來學弟受不了霸凌，選擇退隊。派克沒有選擇幫忙或站出來反制學長，派克知道，正義是會需要付出代價的，而那個代價，他可能無法接受。他從國中就開始踢足球，足球對他來說就像是第二生命，如果剝離足球，老實說，他也不知道他現在的生命還剩下什麼。他曾經查詢過而得知法薩努（Justin Fashanu）自殺的事件，他知道時代已經跟那時不一樣了，而且國家民族性與風氣也不相同，但派克仍然不敢賭那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可能性。

不過也許是派克隱藏的很好，直至今日。僅有大學時，他的一位女性同學友人懷疑並且私下詢問他的真實身份。當時派克非常驚慌，有種吸血鬼藏匿起來的墳墓被人挖開見到太陽時的蒸發感。他起初選擇否認，但經過對方一連串的逼問與擔保，他才坦承這件事。時至今日，雖然派克選擇相信這個友人的人品，但有時候他仍然會夢到這一切被揭開，公諸於世界之下的樣子，這讓派克感受到恐懼。

近期因為顧店的僅有派克，陳大哥常常只在店裡待一小段時間就離開，最常說的一句話是：

「阿你媽勒？」去台東看親戚啦。「什麼時候回來？」不知道，隔幾天就回來了啦。

派克其實也有開始設想，如果不踢足球的世界，會長得如何？好比陳大哥如果變成自己的父親，那母親是不是就可以退休了。彩券行也可以就此劃下句點，那他要去哪呢？他可以去哪呢，他突然想起吳子河，他從沒有去過比利時，也不知道吳子河是過著怎樣的人生，但他知道，勢必與他的人生截然不同。他邊幫戴著安全帽的客人列印威力彩邊想，在比利時有比利時早餐嗎？好像只有英式早餐，比利時應該也是像他知道的英式早餐類型，有炒蛋、香腸、培根、麵包、牛奶等等。如果自己生在有錢人家，會不會他也有機會踢進歐洲。派克搖搖頭，這想法太超前了，他知道自己沒有很努力，甚至有時候練習都在偷懶。

「沒有了喔？」派克回神才發現，原來眼前有一個客人，應該是看到他搖頭的動作誤以為是已經賣完的意思。

「你要什麼。」

「兩佰的刮刮樂，足球什麼的那個。」派克知道他說的是今年世界杯足球賽，台灣運彩為了炒熱氣氛順勢推出足球主題的『足球冠軍』。依照四年前的例子，今年世界盃，應該也會業績很好，十分忙碌。四年前世界盃剛好是他在踢大專盃聯賽期間，爸媽常常跟著賽程時間，一個人熬夜顧店，另一個人接替白班。他也想著要幫忙，但那時候天天都有比賽，他除了練習回家就剩吃飯睡覺，也沒有辦法加入幫忙。有時候半夜睡到一半，樓下邊場中投注邊看轉播的客人看到進球，大聲喧嚷，還會將他吵醒。父親會問他這支隊伍強不強，可以下注嗎？對於強弱派克當然可以解答，但哪一支隊伍會贏？套一句俗話說的，球是圓的，什麼事都有可能。巴西是歷史強隊，曾經五次奪得世界杯冠軍，而且這次隊伍裡還有內馬爾、庫蒂尼奧、卡塞米羅等球星，他這樣跟父親解釋。但那場八強比賽，巴西輸給了比利時。

想當然，大專盃賽場上，他表現得不好。上半場踢完，就被教練換下場，而球隊靠著替補上來的前鋒，一個一年級的新秀學弟，在比賽結束前的凌空抽射，為他們 1:0 贏得冠軍。在比賽後的慶功宴上，他格外的心虛，這個心虛延續到他去參加『灣家』足球俱樂部的面試與試訓，他總感覺自己矮人一等，可是卻運氣好僥倖入選。

父親再也沒有問過他其他關於球隊的事。事實上，在父親意外過世後，派克認真的回想，在喪禮上、在火化時，他絞盡腦汁卻想不出來，自己跟父親上一次對話是什麼時候，他只記得那次巴西是強隊的談話。父親走得很突然，就

像是比賽剛開場，幾次傳球，幾秒鐘的時間，就攻破大門得分一樣突然。那週母親回台東陪阿嬤去高雄看醫生。派克晚上參加完球隊的重量訓練，他自己自主訓練加跑十公里。從母親出門後，派克晚上通常會訓練或者找事情處理到接近睡覺時間才回家，也許他心裡下意識的也想排除跟父親獨處的時間與空間。派克回到家時一樓的店面鐵門已關上，他拉開鐵門開燈，就看到父親倒在樓梯下，暗紅色的血跡一片已經開始凝固。他叫救護車，並通知母親，最終結果研判，父親應該是關完店後，回到二樓的生活起居空間，可能想起什麼東西沒拿或者因為其他的什麼原因，想下樓卻不慎摔倒，從狹長的二樓樓梯滾下來，頭部幾次著地受到撞擊，腦出血沒有受到太多的痛苦，直接就走了。

術後三個月多，派克捨棄拐杖，可以回歸日常生活，說是日常，但扣除掉已經沒有的訓練時光，他的生活就剩顧店跟玩手遊，僅有的復健，派克只能做和緩式的跑步還不敢跑多，再加上一點點帶球盤帶。而遊戲時間上，ZIHEWU0330 上線時間並不穩定，但如果有上線，派克非常樂意跟他玩幾把遊戲。派克也嘗試打電話去中華足球協會，他想應該會有吳子河的相關資料，但相關承辦聽到他的訊息顯得很吃驚，他們並不知道原來還有一位雙重國籍的半台灣人在比利時踢球，承辦告知他會進行相關查證與聯繫，派克想了想，先上線發訊息詢問 ZIHEWU0330，再獲得對方同意後，才將吳子河在比利時的聯繫方式告知足協承辦。

再半年後，賽季結束，派克的隊伍贏得乙級聯賽的冠軍，將於明年升上甲級聯賽。但派克還在復健的過程，隊伍考量派克在前面比賽的進球數與現在復原狀況，仍然與派克續約，至於薪水……乙級聯賽幾乎沒有隊伍在發放薪水，當然派克的隊伍也是，僅有營養費與出場津貼。不過營養費的部分暫不發放，直到派克傷癒歸隊，而派克受傷期間沒有出場，想當然更沒有出場津貼。不過慶幸在家顧店，母親會固定在二樓客廳的茶几每天放一千塊，也算是充當派克的薪資。

ZIHEWU0330 在遊戲中傳來訊息，他要來台灣了。除了來台灣探望他的祖父，同時也會辦理一些手續，他說，中華足協有與他聯繫，因為他母親是台灣人，他確定具有雙重國籍，嘗試要幫他辦理歸化入籍手續。

吳子河明確的知道自己已經離退役越來越近，三十三歲的年紀對於一些職業足球員已經太老了。在職業賽事初期因爲一次鏟球意外而導致在右腿植入的鋼釘與舊傷正潛伏著隱隱作痛，持續嘗試吞噬他。

對他來說踢球一樣很快樂，可是與現在年輕的小將相比，他深刻知道自己的體力已經大不如前。一開始是同隊的友人推薦，他才嘗試下載這款手機遊戲。他發現因為自己對於足球的理解程度較高，連帶著在這款製作精細的遊戲

也可以取得較大的優勢，他想友人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在遊戲中獲得更多樂趣，才推薦他來玩。

在遊戲當中，有位ＩＤ名叫 jackpotParker 的玩家嘗試聯繫他，並詢問他是不是台灣人。

台灣，一個他從沒去過，只在母親與祖父口中所訴說的故鄉。據母親所說，祖父曾經是外交官，被派駐來比利時代表處，後來喜歡上比利時的風景，也因為那時子河的母親正在魯汶大學 (KU Leuven) 就讀，於是乾脆就留在比利時定居，對子河來說，祖父一直都定居在安特衛普，他說那邊某些時候會給他一些像是在高雄的感覺。高雄？子河無法體會高雄是什麼樣的感覺，但前幾年，祖父執拗似的說要回到台灣高雄老家，他說安特衛普的水變苦了。子河一開始還以為是大樓又或者是城市的下水道系統出了問題，也安排水電工來檢測維修，但在水電工來之前，即使是超市裡賣的水，祖父也覺得苦。逼不得已，母親只好嘗試帶祖父回台灣，子河因為還在賽季時間內，不得不放棄跟著一起來台灣玩的機會。

後來他跟 jackpotParker 逐漸熟悉變成朋友，有一次派克問他，願不願意把聯絡資訊給他們國家的足球協會。子河一開始回問，是中國足球協會嗎？因為中國足球協會，早在好幾年前就已經派人聯繫過他，並詢問他有沒有意願為中國代表隊踢球。老實說中國又或者台灣對於他來說，都只是 google map 上面遙遠的一端，他從來沒有造訪過，也不知道兩者有什麼差距，但祖父聽到後十分生氣，即使中國聯繫人表示國家願意支付他高額的薪水與資源，可祖父卻強烈希望子河拒絕。祖父告訴子河，曾經台灣與中國確實是同一個國家，但在經過一連串的戰爭之後，一部分的統治政權敗退到台灣，造就現在的台灣與中國並不是同一個國家。而中國一直持續想以外交施壓或者意圖以武力統治的方式將台灣併吞，更甚至強烈一點，說雙方是敵對國家也不為過。祖父也特別提到，例如早年他還在當外交官時，常常去開會都會遇到中國代表團強烈抗議，並對其他與會成員施壓，逼迫將祖父一行人趕出去。

子河後來婉拒了中國足球協會的提議，但直到派克的詢問，他才知道，原來還有一個台灣的足球協會，但卻一樣掛著 CHINESE 的抬頭，他詢問母親後才得知，原來台灣就像祖父說的，受到中國打壓影響，對外的國際運動組織，都只能以 CHINESE TAIPEI 的名義。他知道在處理程序跟外在環境下，有時候人勢必要有一些妥協，但他在心裡仍舊不明白，CHINESE TAIPEI 不就是中國台北嗎。那為什麼不用 Taiwan 的名字呢？又或者像祖父說過的，他曾經參加過有一年的奧運會，那年台灣的牌子正是寫著 FORMOSA。

在派克詢問後不久，台灣足球協會有人聯繫子河，他們表示經過一番查證後，確定子河因為雙重國籍，具有歸化台灣入籍的資格，他們誠摯的邀請子河

來台灣辦理手續，同時希望子河未來能嘗試替中華隊出戰國際賽事，不過在薪資報酬方面，來電者也表明的很清楚，並沒有太多費用，除非團隊獲得一些國際冠軍獎項，不然在現行制度下，很抱歉，可能僅能提供微薄的車馬費。

最早之前，子河參加比利時標準列日俱樂部，綽號紅軍的青訓隊。也曾經入選比利時十九歲以下青年代表隊，再之後被選入皇家聖特賴登俱樂部（Sint-Truidense V.V.）持續擔任右後衛，待了五年後轉加入皇家布魯日足球俱樂部（Club Brugge K.V.）直到今日。在幾年前子河拒絕中國足球協會邀請，除了祖父的原因外，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從年輕時入選 U19 後就持續期待有一天會被比利時國家代表隊徵召，但隨著時間逐漸流逝，希望慢慢變得渺茫。在中國邀請他時，他心裡多少還是對被比利時徵召帶著希望，哪怕是極度渺茫的機率。可一但答應中國，也就代表自己親手斬斷了這種可能。

回到台灣邀請的現在，不是因為自己對台灣有多崇高的理想，僅只是因為他快退役了，他知道自己再也沒有機會加入比利時代表隊了，那個曾經還懷抱的可能，已經乾涸消失。現在他只想多爭取讓自己能多留在賽場上，哪怕是他不曾到過的國家隊也好。

去台灣的那天，一大清早，天還沒亮透，子河就從布魯塞爾啟程坐火車到阿姆斯特丹。從那搭上中華航空直達班機，在機上飛行十五個小時，子河在飛機上睡了又醒、醒了又睡，時不時看向窗外一片蔚藍。依照祖父、母親又或者是派克，讓子河對於台灣人印象，總是和善熱情，可現實與印象有時會有落差，台灣的足球協會原本有派人要來機場接機，但子河婉拒了，他詢問派克是否有空，他想藉由派克認識派克眼中的台灣。

剛步入接機大廳，子河一眼就認出派克，從腦後到兩鬢都推光的平頭髮型，被太陽曬得古銅發亮的皮膚，運動員型精瘦體魄，與其他接機人士肉眼可辨別的肌肉精實度截然不同。

他們接連前往外交部、移民署與戶政事務所，中間在外交部與移民署之間多次往返，甚至還一度卡關，直到子河聯繫當初與他接洽的協會人員，經由協會的內部幫助，才讓事情順利解決。

派克替子河在台灣這段時間的住宿定好了飯店，本來預定今天如果有時間還可以去夜市走走。但行政程序的繁瑣消耗太多時間，子河告訴派克，他需要好好的睡上一覺。

隔天派克早早就在飯店等待，他們去了故宮、台北 101 也排隊吃了有名的鼎泰豐小籠包，一切都讓子河驚喜並覺得有趣。最有趣的莫過於派克就像遊戲中的搞笑，儘管他在現實中又多了一點想太多的好意，比如第二天的早上，派克原訂要帶子河去九份，卻遇到下起大雨，派克慌亂地表示還是要改行程去北投溫泉又或者台灣的華山文創園區。子河覺得無所謂，撐傘逛街也是一種新奇

的體驗，下雨中的九份遊客變得很少，從高處茶坊往整個九份街區看出去，大雨中帶著某種潮濕與煙霧環繞的氣氛，像是有神靈棲息的森林，而入夜後街燈與燈籠盛開，彷彿誤入祭祀神靈的慶典。

子河在幾個月後迎來代表台灣出賽的第一場比賽，對上馬來西亞的世界杯會外賽，雙方都有著不能輸不需要晉級的壓力，比賽一路僵持，雙方 0:0 平手，但對方在下半場 63 分鐘，一個單刀機會，晃過守門員踢球得分。緊接著趁著士氣大振，積極的進攻，子河防守得很困難，隊友的回防或者團隊意識在練習時還沒有這麼明顯的失誤，但真的上場時，本來應該做好的配合，與防禦陣型，就亂成一團。

中間也有幾次由於對方將人數全數前靠，讓中華隊的球員有機會長傳反攻，面對中華隊兩人的危險進攻，馬來西亞防守後衛，果斷鏟球，卻不慎在禁區內將人剷倒，裁判判罰十二碼。

教練團一番討論，後來將重責交給有多年旅外經驗的子河操手，對方猜測子河向右側踢發，直接往右側撲倒，但子河身體輕巧的變化，實則將方向轉往左側，帶著些微力道由左側入網進球。

雙方戰成 1:1 平手，然而在最後傷停補時環節，對手有一次角球機會，雙方球員在禁區內你爭我搶，身體互相競爭搶位，對方一腳將球開往球門前，在一陣慌亂中，對方球員爭頂，將球送入球門，比賽就此結束。

後來陸陸續續子河也替中華隊踢過幾場球，就像子河與派克的關係逐漸融洽進展，如果在台灣比賽，他們就順道去鄰近城市走走，休賽季派克也帶子河去綠島浮潛，在大海的寬闊下，兩人盡情的暢飲啤酒與海浪。

但兩人對於子河還要不要再繼續為中華隊踢球的討論有了爭議，一方面子河覺得自己已經到了足球員將要退役的年紀，如果持續佔著這個位子，對於中華隊的足球發展並不是件好事，另一方面而言，中華隊的足球與教練對於已經習慣在國外踢球的他，有著不小的隔閡，雙方在溝通認知上，產生一些摩擦，然而這樣的摩擦是制度面上所導致的，子河認為以現行的他，並無法也無能力去改變一個國家的體育協會與體制，因而想從中華隊中退役。

對派克而言，台灣就是他的國族認同，哪怕中華隊表現得再差，他也不會想要拋棄，而是想著盡力去修補，但他從子河的眼神與言論知道，子河並不是這樣想。

確實，派克自己心裡也清楚，對於子河來說，他的母國認同是比利時。台灣或者中國，在幾年前時，對他來說是地圖上的同一方向，兩者並沒有差距，對於球隊的陋習或是制度上的不公，子河也沒有必要砸壞自己的腳出頭與其對抗。派克知道是自己將『愛台灣』的心變得太強烈，強行加諸在子河身上。但

他依然忍不住，雙方激烈的爭吵，最後子河仍敲定，要在中華隊的選手徵召上退役，

亞洲盃資格小組賽，中華隊與中東國家，波斯灣西岸的島國巴林王國，在此之前中華隊與巴林隊已經交手過三次，三次皆是大比分的慘敗。

巴林是小組賽中的第一，而中華隊一勝兩負，子河在賽前就宣告，將在這次亞洲盃結束後退役。為此如果沒有辦法晉級，幾乎已經篤定這是最後一場比賽。

比賽開始後，中華隊率先發動幾波攻勢，都被對方阻擋，巴林憑藉著速度與體型對框的優勢，幾次將球逼近到禁區射門，所幸沒有射正，球遠遠的就飛到外場。直到上半場結束前，巴林右前鋒沿著底線起跑，連過兩名防守球員，強勁力道的射門，中華隊的守門員猜對方向，手已經觸碰到球，卻沒有將球撥開或是穩穩地接住，球往側邊彈跳，停在球網內，巴林 1:0 取得領先。

下半場，中華隊幾次試圖將球權壓制到對方半場，三次有機會進球的射門都被對方門將頑強攔截，比賽一路進展到第 89 分鐘，子河在中路長傳將球給禁區前的隊友射門，守門員接住了，但沒接穩，球完整的跨過得分線，雙方終於平手。

傷停補時第 91 分鐘，中華隊趁著氣勢正盛接連再度發動幾次搶攻，一個左路吊球傳中，子河頭槌將球頂入球門內，終場中華隊以 2:1 贏了巴林。儘管以積分來看，仍由巴林以 7:6 小組第一的姿態晉級。

賽後子河獲選為本場比賽的 MVP。在賽後訪問，他也不回避，直說這就是他在中華隊的最後一場比賽，他說：「這是我在中華隊的最後一場比賽，但不會是中華隊的最後一場，中華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相信總有一天會走到。這不是離別，在台灣還有我心愛的家人，我的家人在這，我心也在這。」子河的話不僅鼓舞了場邊的中華隊球迷與觀眾，也透過媒體傳達，鼓舞看球的人們。

子河刻意最後從休息室出來，他最後離開前，環顧四周，關上休息室的燈，心裡也默默的跟政個球場告別。走過長長的通道，他看到派克，其實他早就知道派克會在這裡等他，一如繼往。他給派克一個深長久遠的擁抱。

一個極為深長久遠的擁抱。